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

郭强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随着国际高等教育格局的深入变革, 以及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转变,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已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节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加快实施, 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赋予了使命重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应加强国家政府层面的战略引领, 顶层设计形成统筹推进的合力; 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完善国际化育人保障体系; 兼顾内外两个大局, 稳步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发挥中外合作办学辐射作用; 扩大沿线国家留学生招生规模, 注重对外开拓性人才培养; 树立标杆效应, 打造一批一流国际化教育名城及名校。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高等教育; 国际化; 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纲领性文件《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 充分发挥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形成重点推进、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体现, 这项重大战略部署清晰描绘了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新蓝图, 科学构建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崭新格局和治理体系, 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战略方向、赋予了使命重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的背景下, 深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的新问题及新任务, 厘清转型发展的动力因素, 科学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联动关系, 找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的有效实施路径, 对于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深化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的背景分析

经过多年的积累,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正加速进入宽领域、多层次及注重质量提升的发展新阶段。充分理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处的历史方位、时代背景, 有助于准确把握和调控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及进程。

(一) 国内维度。一方面, 高等教育面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毋庸置疑,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社会发展环境不断变化, 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深度和需求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科学剖析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则具体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高等教育新的历史使命, 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正确把握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

另一方面, 国家顶层设计, 通过政策牵引, 全面拉开了教育对外开放的大幕。2017年1月, 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 其中专门在第六部分从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布局、提升教育开放层次和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五个方面针对“统筹推动教育开放”进行了顶层设计、统筹规划。2017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首次在国家纲领性的政策文件中将“国际交流合作”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并列为高校的重要使命、核心职能。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 明确把国际交流与合作

作为大学的“第五项职能”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的创新和发展,对于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国际维度。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助推牵引下,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形势如火如荼,各国纷纷抢占高等教育国际化先机,吹响了新一轮竞争的号角。首先在政策导向层面,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美国联邦教育部国际战略(2012-2016年)》,首次将教育国际化战略提升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高度^[1]。欧盟于2014年推出了“伊拉斯谟+”计划,在原版计划实施26年后推升级版战略,计划到2020年资助80万高校教师到海外研修、200万学生到国外学习,从而进一步提升欧盟整体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及全球吸引力^[2]。同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通过引入国际通行的评价指标体系,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遴选的37所大学,以建设世界百强高校为目标,提升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3]。2016年澳大利亚宣布启动包括“国际教育国家战略2025”等在内的三项重要教育国际化战略,目的在于顺应国际环境变化,确保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更具适应性和创新性^[4]。2017年英国政府出台《英国学生出国学习战略(2017-2020年)》,提出要通过多种措施将有海外学习或实习经历的英国大学生比例从2014年的6.6%提高至2020年的13.2%^[5]。

其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具体实践层面,通过大力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并进战略,世界主流高等教育强国已稳居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中心位置和产业链的顶端。根据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统计,截至2018年4月,以欧美为主的30多个国家通过“走出去”战略,现已在全球77个国家创建了263个海外分校,这一数字较2009年增长了64.4%,其中超过50%的分校是近10年内新建的^[6]。此外,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2016-2017学年,在美留学的国际学生达到107.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国际生规模继续遥遥领先、保持世界第一^[7]。德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7月,在德留学生数量已达35.8万人,比10年前增长了37%,德国已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之后,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之一^[8]。由此可见,欧美等主要高等教育强国可谓当仁不让,以“走出去”输出教育资源、抢占全球教育市场以及“引进来”招收国际生源、开展国际师资研修培训等手段牢牢把控高等教育产业链的制高点和价值链的话语权。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鲜明的强国主导掌控、格局相对固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基本态势。

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因分析

客观而言,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刻转型突围的动力因素中,既有客观因素促使的必然之举,也有主观条件具备的应然所为,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国际环境竞争压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从国际高等教育整体格局来看,以传统欧美、亚太主要发达国家垄断形成的国际教育话语体系和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体系已经相对固化。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和语言文化强势地位,经过长期的发展,欧美等主流高等教育强国现已稳居全球教育产业化价值链的顶端,并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在近百年来的教育资源供给体系中,欧美等主流高等教育强国始终处于供应链的上游,属于供给方,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位于供应链的下游,属于需求方。尽管近年来,从来华留学生、中外合作办学、国际教育人文交流等规模层面的视角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总体呈

上升态势。然而，从更深层次的国际化维度来审视，与传统教育强国相比，来华学历生占比偏低、全外语授课课程稀缺且单一、优质外籍教师的比例偏低、高校普遍国际化配套服务能力偏弱、国际协同科技创新水平较低、国际高等教育规则制定及话语权明显不足等现象问题依然客观存在。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应顺势而为，审时度势，迎难而上。

（二）国家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

走进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的不断变化，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也在及时调整完善、有序推进，而在此背景下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自然因势而生、随需而变。《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宗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不断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也具体指明，“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可见，在新时代的当下，国家在战略层面上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亟需其对国家重大发展进程产生有效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七大战略，每一个战略都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我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不断加快开放步伐、对标国际一流的发展趋势下，理应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格局中发挥更为突出重要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三）自身内在发展动力维度

当前以注重提质增效、内涵发展，服务人文交流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为目标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已初步形成。然而，根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从高等教育国际化涉及的国际化战略、组织与管理、教师、学生、学科与课程、涉外办学、学术教育与合作、人文交流与特色发展等八个维度来看，还存在着国际化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具体落实有待加强、不同类型高校国际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比例不高、高校国际影响力亟待提升、高等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效能不足等方面的问题^[9]。这些现状瓶颈一方面反映了处于发展变革中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亟需寻求转型之道，不断提升内涵建设水平；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清醒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要有深刻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双一流”战略的提出及深入实施，给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明确的使命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划出了突破重点。由此，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只有抢抓历史机遇，积极借鉴国际教育经验，充分利用全球优质资源“强筋健体”，强化内涵建设，才能为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耦合关系

（一）“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创了新的战略机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前五大国际学生来源国有四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全球高等教育阶段超过60%的国际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并呈稳步增长态势^[10]。作为全球经济发展较为活跃，人口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可以预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未来将长期成为全球教育产业市场的重点开发及争夺区域。近年来一些欧美高校已捷足先登，纷纷以设立大学海外分校的形式抢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布局，全球境内设

立大学海外分校最多的前5个国家全部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作为我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和高等教育逐步走向世界教育中心的路线图，“一带一路”倡议客观上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描绘了前景广阔的拓展空间，为探索转型发展中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路径选择和战略方向指引，为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中心、实现高等教育强国梦提供了重要历史契机。

（二）“一带一路”建设赋予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新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三通”内涵全部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且不可分割的关系。教育自身特有的基础性、先导性、辐射性、延伸性综合多元功能，对“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由于客观的历史因素，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被动遵循着一条“输出生源、引进资源”的单一化发展模式，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来华留学生规模稳步扩大，但整体国际化格局及发展的固有模式尚未彻底扭转，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水平及功能定位有待进一步提升优化。客观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必然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保障和支持，这就向处于转型发展期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标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最高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任务，也为新时代的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更大的责任和担当。

（三）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先遣兵”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的“合作重点”之一即为“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可见，国家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中一直把国际教育合作纳入建设的重点内容。而教育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长期性等特质，也就决定了在与其他领域相比，更需要优先开展布局、提前对接合作。通过先期教育合作不仅能为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融合、科技协同创新、经济贸易对接等共建领域输送大量人才资源，而且有助于通过各国较为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传播方式培育友好文化和互助精神，为“一带一路”共建奠定重要的民意基础和相互认同感。

（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软实力支撑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显示，在来华留学前10名的生源国中，有7个国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的主要增长点^[11]。截至2019年4月，我国已与近30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有60所中国高校在23个相关国家开展境外办学；全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已完成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等引领性项目，沿线国家奖学金资助生达到61%，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现已设立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394家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实现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全覆盖^[12]。这些实例和数据客观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系列进展和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人才、智力、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支撑，这些支撑不可或缺，且发挥着重要的关键作用。

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牵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应紧抓“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沿

线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多措并举、转型升级，有效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和效益。

（一）加强国家政府层面的战略引领，顶层设计形成统筹推进的合力

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国情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均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因此开展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必须首先实现政府层面的“互联互通”，发挥“粘合剂”效应，形成共识、加深互信。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不胜枚举，无论是2011年先由马来西亚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办学邀请，教育部随后选中厦门大学并全面支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建设，还是2014年中俄两国教育部门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订谅解备忘录支持创办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均充分体现政府往往是国际教育合作的主导和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转型的首要问题就是从政府职能定位的服务转型开始，通过创新沿线国家政府层面的交流机制，丰富教育领域的合作层次和内容，以构筑政府主导型的强有力合作引领保障体系。

此外，国际交流合作涉及政府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公安、财政等多个职能部门，需要加强统筹谋划和政策协调。在国家层面上，虽然中办国办已于2016年初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也于同年7月配套出台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但这些文件均侧重宏观理念和指导性思路，缺乏实施层面的具体推进举措和操作指南，而且尚未建立起部际联席会商机制。新时期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转型实施中，还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配套制定一系列的操作指南、责任落实机制，明确重点方向、重点区域、重点国别和重点项目，协调各相关部门有针对性的精准发力。

（二）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国际化育人保障体系

客观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一直存在短板。相较于几十年来国际公认的西方传统教育强国制定的“国际化标准”，面对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理应贡献中国智慧、拿出中国方案、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化质量保障体系”。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一是要建立权威公认的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形成一套社会广泛认可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二是基于开放包容的原则，与国际接轨，制定形成中国版的教育规则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三是有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来华留学生研修学习需求，有针对性加强一批优势专业和国际化课程建设，注重国际课程的本土化兼容创新；四是在制度层面科学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入口”至“出路”相互衔接的完整服务机制，在留学、就业、医保、永久居留权制度等方面建立规范且人性化的支持保障体系。如2017年12月英国启动扩大国际学生签证试点计划，不仅简化国际学生申请硕士项目的签证流程，同时允许国际生完成硕士学业后的6个月内继续留在英国寻找发展出路。英国还于2018年初成立了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旨在维护各类学生权益，助力于保障该国高校继续保持一流的国际声誉。此类综合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是一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软实力建设内容，同时也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形象及吸引力。

（三）兼顾内外两个大局，稳步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

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国家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战略定位。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征程中，长期实施“引进来”发展战略，通过吸收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学习高等教育强国的经验，积极增强“内功”。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根据国际公认的教育研究机构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2018 年发布的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实力排行榜, 中国以全球第八、亚洲第一的排位领先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前, 随着国情世情的变革, 全球多极化、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尤其是我国适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创造了一个历史性重大契机。因此, 我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从战略维度和长远角度认识跨境高等教育的重大意义, 积极谋划“走出去”发展战略, 抢抓机遇, 早定政策, 科学布局。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 关键要处理好政策配套、风险评估、办学定位、合作模式四个方面的问题, 优先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技术紧缺的职业教育领域、重要战略伙伴国、中企产业投资集中地、区域国际教育中心以及具有一定国际化办学实力的外方合作高校开展适度规模的境外办学, 注重围绕沿线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亟需开展相关人才培养, 同时探索政产教合作办学, 提高办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四) 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发挥中外合作办学辐射作用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三驾马车”之一的中外合作办学,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走过了一条由“野蛮生长”到“规范治理”, 再到进入新时代“提质增效”的发展路径。截至 2018 年 12 月, 全国经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总数为 2389 个, 其中 90% 为高等教育层次, 在校生约 60 万人, 毕业生累计超过 160 万人, 涉及 34 个国家、1746 所高校 (其中中方高校 785 所, 外方高校 961 所), 覆盖专、本、硕、博完整高等教育学历层次, 涵盖 12 个学科门类的 200 多个专业^[13]。根据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发布的信息统计, 截至 2018 年 3 月, 全国 39 所“985 工程”高校中除办学体制机制相对特殊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3 所高校之外, 其余 36 所均已涉足中外合作办学; 全国 112 所“211 工程”高校中涉足中外合作办学的参与率高达 90.2%; 首批 137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 有 118 所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占比 86.1%^[14]。这些数据充分表明,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重要举措的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已经呈现出人才培养初具规划化、办学模式多元化、学科专业布局广泛化的崭新特点。在未来发展进程中, 需要优先考虑引进教育资源的优质化、学科专业设置的紧缺性、管理运行的品牌化、服务国家战略的高效益。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发展背景下, 中外合作办学应逐步剔除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顽疾, 转变合作办学“西方化”的依赖性, 逐步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办学, 整合沿线优质教育资源, 探索构建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 从而才能全面发挥合作办学辐射作用,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15]。

(五) 扩大沿线国家留学生招生规模, 注重对外开拓性人才培养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已超过总数的六成, 来华留学排名前 10 位的生源国中有泰国、巴基斯坦等 7 个国家为“一带一路”国家。然而, 深入分析国际生求学类型及流向来看, 一方面来华留学生中多数是短期的语言学习或实习生, 学历生占比不足五成; 另一方面, 通过横向国别对比发现,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招生与传统教育强国仍有较大差距, 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7 年门户开放报告》显示, 2016-2017 学年全美国际学生前 10 名来源国中“一带一路”国家有 5 个。根据统计数据深入分析发展, 印度同年赴美留学人员 18.6 万人是来华人员的 10 倍, 沙特和越南同期赴美留学人数分别是来华人数的 6.5 倍和 2.1 倍, 其他沿线国家也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留学目的地。对此, 我国可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吸引沿线地区留学生来华求学: 一是有针对性

提高沿线地区来华学历生奖学金比例。2017 年仅有 11.97% 的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而同期全美国国际生中有 32% 获得政府奖学金资助。二是加强引导中方高校与沿线地区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多渠道扩大交流生、交换生规模。三是通过境外办学的“2+2”“3+1”等分段培养模式,成建制体系化提高沿线地区来华学历生比例及规模。

此外,鉴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亟需大量开拓型的国际化人才,然而传统上我国公派及自费出国留学人员主要前往发达国家,而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派遣留学人员则较少,未来应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从政府层面调控加大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派出留学人员的导向和力度,从而培养大量熟悉沿线国情、精通沿线国家语言、具有开拓精神及国际视野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六) 树立标杆效应,打造一批一流国际化教育名城及名校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发布的《2018QS 世界最佳留学城市》报告显示,进入全球百强的城市中,美国有 13 个,英国有 10 个,澳大利亚有 8 个,而中国大陆仅有 3 个,且排名最高的北京仅在 26 名,远低于日本东京(第 2)、韩国首尔(第 10)^[6]。可见,无论是上榜数量,还是排名质量,与传统高等教育强国之间尚有不小的差距。通过该项排名的 6 项评分标准来看,我国城市在吸引力、学生多样化程度、全球一流高校数量三个方面明显得分偏低,反映了我国在国际一流科教名城和名校的培育打造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未来我国应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注重全方位软硬件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科教资源整合能力、对区域内科技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引导力、在“一带一路”沿线高等教育竞争中具有主导权的国际化名城和国际一流高校,从而形成集聚效应。以国际化水平区域领先的名城名校打造,引导支持我国重点城市及高校深度参与国际教育产业化竞争,对我国高等教育参与掌握国际教育规则制定、价值链形成、展示中国教育声音及方案、引领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书影. 美国社区学院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路径[J]. 外国教育研究, 2017, 44(01): 117-128.
- [2] 李建忠. “伊拉斯谟+”计划: 提升欧盟青年就业能力[N]. 中国教育报, 2014-03-19(10).
- [3] 陈瑞英. 日本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新举措——以“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为例[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38(03): 32-38.
- [4] 唐科莉. 澳大利亚启动三项国际教育发展战略[J]. 世界教育信息, 2016, 29(11): 79.
- [5] 匡建江. 英国发布《学生出国学习战略》[J]. 世界教育信息, 2017, 30(14): 78-79.
- [6] Rachael Merola. Tracking Down Student Outcomes at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EB/OL]. (2018-05-04) [2018-06-14]. http://www.obhe.ac.uk./documents/view_details?id=1085.
- [7] 黄金鲁克. 《2017 年门户开放报告》显示——中国仍是美国第一大留学生源国[N]. 中国教育报, 2017-11-17(05).
- [8] 殷文, 冯一平. 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势头喜人[J]. 世界教育信息, 2017, 30(16): 78-79.
- [9]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2017 年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EB/OL]. (2018-05-20) [2018-05-28]. <http://survey.ceai.edu.cn/>.
- [10] 朱兴德. “一带一路”, 教育合作沟通民心[N]. 光明日报, 2018-03-19(16).
- [11] 鲁明. 全球留学新常态: 英美留学生增速放缓 中国成主要增长极之一[N]. 新民晚报, 2017-12-19(10).
- [12] 谢赛.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校外语人才的培养[J]. 教育评论, 2017(10): 30-33.
- [13] 熊建辉. 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阶段与展望[N]. 学习时报, 2019-01-18(06 版).
- [14] 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 教育部审批和复核的机构及项目名单(2018 年 3 月更新)[EB/OL]. (2018-03-02) [2018-06-15]. <http://www.crs.jsj.edu.cn/index.php/default/index/sort/1006>.
- [15] 郭强. “一带一路”视阈下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思考[J]. 高校教育管理, 2017, 11(06): 83-88.
- [16] The QS Best Student Cities 2018 [EB/OL]. (2018-05-15) [2018-06-18].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city-rankings/2018>.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eads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Guo Qi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 Nanjing , 210023)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atter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maj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at the historical node of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and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Give a mission, raise a higher request for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evel, forming the resultant force of overall promo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perfect the guarante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training; Taking account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steadily implement the “going global” development strategy; Vigorously import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Expanding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ioneering talents; Set up benchmarking effect and create a number of first-clas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cities and famous Universitie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可选): 郭强, 南京邮电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副研究员。